



普拉東·克列契特

柯 涅 楚 克 著

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普拉東·克列契特

柯涅楚克著

梁彥譯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五年·北京

普拉東·克列契特

柯涅楚克著

梁秀彥譯

*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)

東四頭條胡同四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: (388) 字數: 61千

開本 $31\frac{1}{2} \times 43\frac{1}{2}$ 印張 $3\frac{7}{16}$ 插頁 2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版

一九五五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數 0001—5500

定價 (6) 0.35 元

А. КОРНЕЙЧУК
ПЛАТОН КРЕЧЕТ

據 А. КОРНЕЙЧУК: ПЬЕСЫ (ГОСЛИТИЗДАТ, МОСКВА, 1950) 譯出。

內 容 說 明

普拉東·克列契特是何涅楚克一九三四年的劇作，曾獲斯大林獎金一等獎。作者在劇中成功地刻劃了一個有崇高理想的革新家，蘇維埃式的外科醫生普拉東·克列契特的形象。他不畏懼任何困難，為延長人類的壽命而與死亡做鬥爭。劇中還表現了新舊思想的尖銳鬥爭，黨組織領導者和普通蘇聯人的高貴品質，辛辣地諷刺了官僚主義者和其他落後分子。

定價三角五分

登場人物

普拉東·依萬諾維奇·克列契特（普拉東）——外科醫生。

莉達——女建築師。

斯喬巴——眼科醫生。

瓦麗亞——助手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伯利克（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）——內科醫生。

阿爾卡吉·巴甫洛維奇（阿爾卡吉）——醫院院長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·克列契特（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）——普拉東的母親。

保爾·謝苗諾維奇·貝列斯特（貝列斯特）——市執委會主席。

瑪依亞——貝列斯特的女兒。

赫力斯金妮·阿爾希包芙娜——衛生員。

包奇卡列瓦——市衛生局長。

瓦夏——汽車司機。

奧麗亞——瓦麗亞的女友，護士。

黨委書記

其他助手和負責的工作人員

第一幕

普拉東·克列契特的生日。擺得像過節似的飯桌在等待着客人，而客人們呢？瓦麗亞躺在沙發上睡着了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柏利克睡在放在屋子的一個角落裏的安樂椅上，斯喬巴睡在另外一只同樣的安樂椅上。牆上的鐘打了一下，針指十二點欠一刻。午夜。普拉東的母親坐在桌旁，像一個哨兵似的，她看了看睡着不動的客人，看了看鐘，鬱鬱地呆坐着。

瓦麗亞（在夢中）太陽……太陽多麼近啊！它朝着我們飛馳過來了……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（走到瓦麗亞跟前）安靜點……安靜點。（把靠墊整理了一下。）

瓦麗亞（眼睛半開半閉）普拉東回來了嗎？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睡吧，睡吧，瓦麗亞，再休息會兒吧。普拉東一會兒就回來了。

（看瓦麗亞）睡着了。客人等了四個鐘頭啦，叫他去的時候原說只要幾分鐘的……就連過生日……這樣的日子也不給他安寧……我的孩子呀，你走錯路子了，要不然你已經是個火車司機了，那麼你的生活就會像一條直線似的那麼平平穩穩。

斯喬巴（醒來）什麼，伯母？……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打了個電話來，他們說開始動手術，什麼時候完，可不知道。

休息一會兒吧，斯喬巴，你再休息一會兒吧。（關上一部分電燈，下。）

斯喬巴 （擦擦眼睛）請原諒我，瓦麗亞；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您也請原諒我，我和您說着說着話，就睡着了。這很不禮貌，但請您相信我，我一共只睡了幾分鐘，事實上一直是迷迷糊糊的，我還聽見您和瓦麗亞的全部辯論了呢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在夢中咕嚕了一句什麼。

斯喬巴 什麼？……您不相信嗎？我馬上給您證明。您剛才想要說服瓦麗亞，說普拉東·依萬諾維奇是一個無可救藥的幻想家。瓦麗亞，雖然你今天欺負了我，可是你聽着，我在支持你呢，你聽了就會賞識我了。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許多年前，在一個狂風暴雨的晚上，普拉東打開了火車頭的爐門加煤，把火燒得那樣旺，使火車飛馳呀……飛馳呀，穿過寬廣的空間。那時您是一位普通的軟席乘客，因為害怕這樣的速度，您罵了普拉東……就是現在，您也是醫學界中一位穩重的旅客，您害怕我們飛快地向未來奔馳。醒醒吧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檢票員已經到我們的車廂裏來了！咳，您怎麼不作聲呢？您不同意？反對嗎？我在聽您講話哪。我明白，您是在默默地找自己的票哪，要把它給歷史的檢查員看。是這樣吧？（站起）咳，傑林

齊·奧西包維奇！（走近）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！瓦麗亞，瓦麗亞，我們的乘客睡着了。剛才還和我說話的，一下就睡着了。你覺得怎樣？你怎麼也不作聲呢？（走到她跟前）瓦麗亞……瓦麗亞……也睡着了。這是怎麼回事？……難道我的話有這麼大的催眠力量？（走到門口）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……快點來吧！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上。

斯喬巴 您來做我的誇人吧。您看看，剛才還和我說呀，爭呀，一眨眼就都睡着啦。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斯喬巴，他們睡了有一個鐘頭啦。我看你是半睡半醒，頭腦還……還有點……

斯喬巴 什麼？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頭腦還……還沒有清楚哪！

斯喬巴 已經睡了一個鐘頭……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你先睡着了，後來他們也睡着啦。

斯喬巴 啊……啊……真的，我真有點半睡半醒……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是會這樣的，只要再睡一會就好了。再休息一會兒吧，斯喬巴。

斯喬巴 （看錶）再過幾分鐘——十二點了。可是普拉東還沒有回來。瑪麗亞·塔拉索芙

娜，把燈全開開。客人們，起來吧！醒醒，傑林齊，奧西包維奇！瓦麗亞，瓦麗亞！……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（醒了）普拉東回來了？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請入座吧，普拉東大概不會很快回來，再等下去，大家都要餓了。

斯喬巴 請入席吧。（打開葡萄酒瓶）我的朋友們，馬上就十二點了。十二點。我請你們醒醒，體會體會這個詩人所歌頌的鐘點……十二點……成千上萬的戀人們，有的正在作最後一次的吻別，有的却在作相逢時的初吻，……十二點，這是起義的時間……十二點……

瓦麗亞（打斷他）這是那我不知怎的總是渴望睡覺的時間……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別吵，瓦麗亞。說下去，斯喬巴。

斯喬巴 十二點，這是我們親愛的同志普拉東·依萬諾維奇誕生的時刻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偉大的幻想家誕生的時刻。

瓦麗亞 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！……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請原諒，請原諒。

斯喬巴 別吵吧，我的朋友們。請大家抬頭看看（指鐘）時間已經把長短針併在一起了。

十二點，小普拉東·依萬諾維奇第一次的呼吸，請聽……

鐘打十二下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普拉東的呼吸……

斯喬巴 普拉東的呼吸，他現在手裏拿着銳利的手術刀，在手術室的寂靜中，在和死亡作鬥爭。他要挪開死亡的冷酷的手，縮小不可避免的殘忍王國的版圖，他要從死亡手中奪回美好的充滿陽光的日子……請打開酒瓶，給他斟上酒，也給自己斟上酒……這第一杯酒，我建議爲生這樣兒子的母親而乾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，衷心地恭賀您。

瓦麗亞 恭喜您，伯母。（吻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。）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（激動地）謝謝你，斯喬巴；謝謝您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謝謝你，瓦麗亞。要是普拉托沙●在這兒的話，他會很好地來答謝你們，我不會講話，現在也說不出話來。

瓦麗亞 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，安心喝酒吧，您比斯喬巴說得還好。

斯喬巴 我同意。機械公民，該您發言了！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（站起來，用小刷子整理了一下鬚鬚）斯喬巴，你說得這樣動人，你使我

這樣激動，我……我不能……（又乾了一杯）斯喬巴，你看，我必須再喝一杯，（倒酒）我是這樣激動。（喝酒）斯喬巴，瓦麗亞，我認識你們已經三年了，但是今天我很難過，——你們看不出我這個機械公民，從前做過鄉下醫生的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柏利克，現在是怎麼樣的激動。瓦麗亞，再給我斟上一杯，我要說到主要的啦。

瓦麗亞斟上酒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（喝完酒）你們看看這個小本兒，我已經有二十四個這樣的小本兒了，這是第二十五本。這裏記載着所有我治過的病人。我二十五年的工作，就是二十五個這樣的小本兒。前天是我工作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日。

瓦麗亞 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爲什麼你不告訴我們？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我自己也是很晚才想起來的；我把這些小本兒都拿了出來，整整算了一夜。我想知道知道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柏利克一共看過了多少病人。

總數是……瓦麗亞，請再斟一杯。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減去六十五天，就算三百天吧。三百乘上二十五年一共是七千五百天。我每天平均看十二個病人。那麼，十二個

病人乘上七千五百，得數是九萬。九萬個病人。我這個機械公民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柏利克摸了九萬個脈搏，聽了九萬個心臟，因此，我就想：這個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·布柏利克是怎麼一個人呢？他是不是個機械的人呢？

瓦麗亞 您的結論呢？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應該是機械的吧，如果這小木兒在指揮着我的行動，支配着我的時間的話。我不想掩飾，斯喬巴，今天我聽了你那些漂亮的辭句，很激動。請允許我吻你。

斯喬巴 很愉快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。（站起來。）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繞過斯喬巴，走到瓦麗亞跟前，吻她的額。

斯喬巴 噯……噯……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您弄錯了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看了看他，又吻瓦麗亞一次。

斯喬巴 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您要是再這麼着我可控制不住我自己了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請，斯喬巴，給你的吻，請到瓦麗亞那兒去拿吧！

斯喬巴 是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！

瓦麗亞 哦……我反對。（她很快地站起來，斯喬巴向她撲去，她擺脫開，跑向書房，斯喬巴在她後邊追。）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（朝敞着的書房門裏面看）斯喬巴！……斯喬巴！……我吻的是她的額頭，啊呀……啊呀……斯喬巴！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，決不要信任年輕的醫生。他會把最簡單的事情搞得一場糊塗，你對他說吻額頭，他却吻了嘴唇……您看看……斯喬巴！……斯喬巴！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別打攪他們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什麼樣的病，就得什麼樣的藥。喝酒吧！

瓦麗亞跑進來，斯喬巴跟在後面。

斯喬巴 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您委託的事，差不多是完成了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差不多……瓦麗亞，你聽見了嗎？

晒場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啊……你已經聽不見了嗎？

瓦麗亞 我什麼也聽不見……什麼也聽不見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……我覺得很鬱悶，

這屋子很鬱悶。多麼想生活……把太陽拿在手裏，把它拿到這兒來。我真羨慕我們同溫層探險家：他們到同溫層去。他們的任務是傾聽宇宙的脈搏……我要當駕駛員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（悲傷地）而我們的工作，斯喬巴，是聽病人的脈搏……

斯喬巴 九萬個脈搏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，這是通向我們同溫層去的門。您也是駕駛員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我只準備飛機場，讓你們來飛行。瓦麗亞，把唱片放上，我們再喝一杯來慶祝駕駛員——克列契特外科醫生的誕辰，我們也就散了吧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您怎麼啦，普拉東很快就會回來的！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他回來已經累了，而我從明早七點起（看小本兒）一整天都排得滿滿的。瓦麗亞，哪個杯子是普拉東的？

瓦麗亞 諾，這個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親愛的普拉東！（對林）我們一致同意把你的生日延到下星期。如果那時，我的朋友，你還得晚上去動手術的話，我們便把酒全喝光，不等你了。留聲機我再不拿來了。祝你健康！（先托自己的酒喝完，然後喝乾普拉東的酒杯。）

瓦麗亞開了留聲機，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用小刷子梳了一下鬚鬚，用一種故意引人注意的姿勢邀請瓦麗亞跳舞。他們在跳舞的時候，斯喬巴走到留聲機跟前，偷偷地將留聲機停了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怎麼啦？（走到留聲機跟前）它怎麼會自己停了？……（又三錢，看留聲機）瓦麗亞，我們再跳吧。（轉身。）

斯喬巴已經在同瓦麗亞跳舞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斯喬巴，斯喬巴……喂……你怎麼竟不搭理我呢？瑪麗亞·塔拉

索芙娜，您看，這簡直是帝國主義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您最好再喝一杯，讓他們年輕人去勞動吧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（驚訝地） 這怎麼能算勞動？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他們年輕人的力量大點，就讓他們去走吧，可憐的，就這麼走來走去的，怎麼也跳不完了。這算什麼時髦事呀？……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你說得很對，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。勞動吧，斯喬巴，勞動吧，我不反對。你年輕，勞動吧，勞動吧。（把留聲機停下）我的朋友們，走吧！

瓦麗亞 請問候普拉東。（吻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。）

斯喬巴 再見，伯母，請您留神，別讓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把酒瓶放到口袋裏去。

傑林齊·奧西包維奇 （倒最後一杯酒） 斯喬巴，你拿着留聲機，別胡說八道啦，我看你因為和瓦麗亞『勞動』得體溫都增高了吧。再見，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！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再見，可一定要再來啊！（對着他們的背影看了許久，轉過身子，走到桌子跟前） 普拉托沙，等你回來，誰也看不見了，我白白預備了兩天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（拿起聽筒）喂，是你嗎，普拉托沙？你這就回來嗎？……他們都走了，決定延期慶祝你的生日。什麼？……就這樣決定延期了。桌上擺着肉凍，鯡魚，烤鵝，——誰也沒動。普拉托沙，烤鵝做得很不錯。你聽得見嗎？……什麼？……噢，有人給打斷了。打斷了！一輩子就這樣老有什麼在打攪着，普拉托沙，你走錯了路啦。

門鈴響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這會是誰呢？（去開門。）

貝列斯特、阿爾卡吉和莉達（她手中拿着圖樣）三人上。

阿爾卡吉 這是普拉東·克列契特的母親。請招待招待客人吧，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！

看來，倒的確有東西可以招待招待呢。

瑪麗亞·塔拉索芙娜 今天是普拉東的生日，有客人來，他們等呀，等呀，後來就都走了。八點鐘的時候把普拉東叫去的，直到剛才才來電話，說就要回家來了。

阿爾卡吉 很可惜，很可惜。介紹介紹吧，這是莉達，而這位呢，是我們執委會的主席——貝列斯特同志，他是來開刀的。他膈肢窩裏長了那麼個怪東西，所以我們一開完執委會主席團會議就馬上來找普拉東幫忙了。